

古
龙

挂
剑
还
珠



古
龙

挂
剑
还
珠

上

古
龙

挂
剑
还
珠

下

(苏)新登字 007 号

挂剑还珠

作 者: 古 龙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0.5 插页 4

字数: 400,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3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447-X/I·428

定 价: 12.00 元(上、下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回 目

(上)

第一回	柳色花香笑啼怜娇态 衣尘帽影隐忍踏长途	1
第二回	困厄风尘紫驹羞唤卖 追寻庙舍黄虎失披拦	31
第三回	柳外溪边初来逢艳女 庭前榻下两次斗顽猴	58
第四回	绿柳黄昏图夺稀世宝 红驹彩剑思慕寡情人	86
第五回	夜半追擒因情翻结怨 庄前决斗见火突惊心	114
第六回	巧救顽猴双锋驱众盗 思瞻奇侠一叶渡长江	145

第七回	小室灯光两番窥绝技 大江风雨半夜遁双驹	169
第八回	孤剑斗群鞭英雄失脚 巧言谋毒计鼠辈寻仇	197
第九回	频感中秋月夜逢难女 突翻巨案酒肆骗英豪	225
第十回	月夜刀光闺门战剑客 秋风骑影闾里觅奸徒	254
第十一回	冷月繁星双侠飞古堡 钢牙铁爪二虎斗长街	283
第十二回	收刀窥柬柔情念远人 打店夺镖黑鹰搏紫虎	314

(下)

第十三回	巧获明珠芳心思侠举 急追莽汉匹马到荒山	337
第十四回	故人相见酒店慨倾杯 恶盗成擒深宵惊遇侠	380
第十五回	灯酒未阑惊音闻密室 奸凶已获大侠隐奇踪	408

第十六回	旅店潜行史胖窥奇侠 彰城巧遇黄虎斗黑鹰	437
第十七回	雪夜争持侠女遭毒手 庵堂探慰奇士露真情	470
第十八回	剑光鬓影月夜证幽情 夜静更深金屋来女侠	503
第十九回	三骑追来点穴屈女侠 单身奋往挥剑振雄威	540
第二十回	误死红衣人身边失宝 巧逢猴儿手野外挥鞭	578
第二十一回	寒夜灯窗慨言谈侠义 玉楼金殿奇士献珍珠	611
第二十二回	一鹤枉重来良缘成梦 九华栖双侠剑气冲霄	634

第一回 柳色花香笑啼怜娇态 衣尘帽影隐忍踏长途

中国技击之术，向分“内家”“外家”两派，外家为“少林派”，创始人是后魏时代的达摩禅师，原为以拳术锻炼身体，补禅功之不足，非为与人决生死定胜负之用。后来因屡逢乱世，徒众渐杂，始有不少挟技以游江湖的人，但却失了达摩创拳时之本意。内家为“武当派”，创自宋徽宗时之武当山道士张三丰，张三丰原学武技于少林，后来将少林拳法加以变化而另成一家，他讲的是，十八字秘诀、六路拳、十段锦，与点穴之法。武当派虽脱胎于少林，但是他的宗旨却与少林不同，十八字秘诀的头一个字就是“残”字，但这“残”字并非只作“残忍”之意讲，却是内家拳法之一，意思就是：当交手比武之时，绝没有丝毫客气，所谓：“犯者立仆。”所以武当派的武艺比少林派毒辣得多。

早年走江湖的，保镖护院的，有时与人争较起来，

对手如遇少林派，那还容易应付，对手如遇武当派，可实在是危险。不过武当派收徒弟之时有五大戒条，其中有三条最为重要，就是：“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轻露者不传。”因此武当派的传人多半是些深山道士，或者是些文人墨客，初遇之时，很难看得出来，但是你若欺侮了他，他只要稍施身手，那你就立刻吃亏。笔者前撰《剑气萧萧》一书，书中所述的李慕白，那就是真正内家武当派的传人。

《剑气萧萧》以江南鹤老侠自狱中救走了李慕白，在俞秀莲姑娘之处留剑寄柬而结束，所谓“斯人已随江南鹤，宝剑留结他日缘。”两年之后德啸峰自新疆赦还，便在东四牌楼另置房屋，请俞秀莲姑娘长期在京居住，以便传授武艺于他的二子。在这二三年之间，便再也听不见李慕白的消息，其实这时李慕白已然更换了名号，漫游江南，不独又被他打服了许多江湖强霸，结交了几位风尘侠女，并且又有许多情丝爱叶来牵惹他。同时张玉瑾、何剑娥等人的旧仇重寻，德啸峰案内宫中所失尚无下落的数十颗明珠，又发生了无数的波澜。所以笔者当再写此《挂剑还珠》一书，以资补叙，而启新文。

原来当那古城盛夏，铁窗深夜之时，李慕白在狱中绝食，已堪堪就毙。但是忽被一人入狱将李慕白挟走，那时李慕白不但全无抵抗能力，而且头晕眼花，不知道已身处于何种环境，后来，大概过了两小时，因为李慕

白的腹中被人灌下了一些稀薄的食物，他才渐渐恢复了一些精神，又闭着眼躺了一会，才忽然明白，赶紧睁眼去看，只见蓬户纸窗，歪桌破椅，桌上放着一只粗碗，两把喷壶，墙上挂着一条井绳，并有一盏油灯，灯光半明半灭地照得这小屋中十分的萧条惨黯。

李慕白立刻惊讶地想：“这是什么地方？史胖子你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来了？”当时他就要下炕去，可是觉得浑身全无力气，才一挺起腰来，便又躺下，但是心中十分的不服气，觉得我李慕白是自己情愿饿死在狱中，你史胖子何必要多管闲事，乘着我垂死之时，将我救出送到此地来，这不是有意要捉弄我吗？于是他就使出了现在仅有的力气，喊道：“史胖子，史掌柜。”才叫了两声，就听旁的屋里有人答应着说：“来了！来了！”这个声音是十分娇细而清脆，李慕白听了，倒不禁吃了一惊，吸了一口冷气，而惊异的眼光往那高粱杆扎成的屋门去看，只见屋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很细条的人，这人梳着辘子，留着孩发，瘦长的脸儿，两道纤眉，一双秀目，穿着一件白布短褂，蓝布裤子，窈窕袅娜地向炕前走来，呵！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年轻姑娘，与李慕白所想的那个史胖子的模样完全相反。

李慕白这时惊讶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又想：莫非是俞秀莲救我出来的？这位姑娘是俞秀莲结识的女友？正想着应当怎样开口去问，就见这位年轻的姑娘已来到

炕前了。她很温柔亲切地说：“李大哥，你现在觉着好一点了吧？还要喝一点稀饭吗？我再给你盛去。”说着，她袅娜地走到那张歪斜的桌子前，拿起了那只粗碗，转身往外就走。

李慕白又挺起腰来，坐在床上说：“不是，姑娘！……”那年轻的姑娘回过头来，很倩丽的笑着说：“不要紧！稀饭有的是呀！”说着她出屋去了，接着就听见隔壁的屋里有两个女子谈话的声音，声音全都很娇细，而且说的全是流利俏皮的北京话，一个是说：“你交我给送去吧。”另一个是说：“不，爷爷派的是我，你怎么又跟我来争？”接着又是格格的一阵笑声。

这时李慕白真猜不出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刚要勉强努力下炕出屋去看，但这时那个年轻的姑娘又纤腰袅娜地走进屋来。她手里拿着刚才那只粗碗，还有一双竹筷，送到李慕白的近前，微微倩笑着说：“李大哥，再吃一碗稀饭吧！”

李慕白虽然饥饿，但他并不急于吃饭，却是急于要知道此处究竟是个什么地方。遂就接过碗来，问说：“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会到了这里呢？”那位年轻姑娘听李慕白这样的问她，就抿着嘴笑了笑，把竹筷交到李慕白的手里，说：“得啦！你就先别问了，还是先吃吧！”

李慕白心里明白，这件事一定有些蹊跷，将自己救

出监狱送到这里来的绝不是史胖子和俞秀莲，一定是另有人在。遂就暗想：我所以全身无力的缘故，就是因为一连饿了这几天，现在我索性吃了饭，出屋去看看，这里倒底是什么人的家里，如若这里只是一两个女子，那我也不用细问情由，立刻起身就走。于是便拿起这碗稀饭很快地吃了下去。

那年轻的姑娘走到墙边，把挂着的油灯挑了挑，当时屋里就亮了，那姑娘转过身来，又笑着说：“李大哥，你吃完了，我再给你盛一碗去吧？”李慕白摇头说：“不用，我现在要求姑娘对我说实话，到底是什么人将我送到这里来的？”那姑娘笑了笑，刚要回答，这时就见屋门一开，进来一人，那姑娘就说：“江爷爷来了！”李慕白定睛去看进来的这人，原来是一位身材很高髯发皆白的老者，面貌清癯，两眼带着沉毅之色。

李慕白看着觉得十分眼熟，忽然想起来了：这不是那日我在杀伤张玉瑾、魏凤翔之后，走在琉璃河地面，黄昏之时遇见的那用马鞭抽了我一下的老人吗？正在惊疑莫测，想发话去问这位老人的姓名，只见老人已走到近前，他穿的是一身黄茧绸裤褂，袖子很长，伸起右手来，捋了捋袖子，就用手指着李慕白，气忿忿地说：“想不到你父亲李凤杰竟生下你这么个没志气的儿子！学会了武艺，出了家门，还不到二载，就惹下了许多儿女私情，弄得身体日坏，志气日糜。现在更好了，你却想

在监狱里饿死自己，真是不肖已极，枉费了我和你师父纪广杰对你的一片期望之心了！”

李慕白一听这位面熟的老人说了这几句话，真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放下碗筷，勉强用力下地双腿跪下，说：“你老人家莫非是我的伯父吗？我自八岁时与伯父分手，至今已将二十年，我真快不认识你老人家了！”

那江南鹤老侠在斥责李慕白之后，见李慕白挣扎着衰弱的身体，向自己跪倒，老侠的心中也不忍，伸双手将李慕白搀扶起，叹息着说：“这也不能全都怪你，也是因为是你师父死去，我又多年未与你见面，所以没有管教你，你空会了几手武艺，但毫无阅历，所以一切事情，都任着你自己的性情，以至如此。现在你就抛开你那些儿女私情好生的休养吧！过几天，我自有地方安置你。”遂又指了指旁边那个年轻的姑娘，说：“这是杨家的你的二侄女，你杨老伯现在正歇息，等明天早晨你再见吧！”说完了，江南鹤老侠转身出屋，这里李慕白想起了自己以往的事情，虽都是禀着至情，出于义愤，但是却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看得太渺小了，实在有负盟伯江南鹤栽培之恩，和师父纪广杰传授武艺的苦心，因此他既是伤心，又是惭愧，不禁落下几滴眼泪。

旁边那位杨小姑娘用纤手指着李慕白，娇痴地笑了笑说：“你挨了我江爷爷一顿说！”又说：“江爷爷说我是你

的侄女，那我就得管你叫李大叔，不能再叫你李大哥了！”李慕白点了点头，便说：“请小姑娘也歇息吧！”那杨小姑娘摇头说：“我倒是不困，只是李大叔，你现在还觉着饿吗？”李慕白说：“现在我就是饿，也吃不下许多东西，小姑娘就请回屋歇息去吧！”杨小姑娘也点头说：“那么我可要睡觉去了，李大叔你若再渴再饿，可要赶紧叫我，我就住在西边那屋里，我的名字叫丽芳，我姊姊叫丽英，你无论叫我们哪个都行，可是你还是叫我比较好，因为我爷爷派我来侍候李大叔的，并没叫我姊姊侍候。”

李慕白见这位小姑娘竟是这样娇痴，这样能说会道，倒不由心里好笑，遂就点点头说：“好，有事时我一定会叫你。小姑娘请回屋里歇息去吧！”说完，这位小姑娘杨丽芳才袅娜地转身出屋，并把门给好好带上。这里李慕白才放头躺在炕上，刚一着枕，又听隔墙那间屋里，杨丽芳小姑娘又与她的姊姊杨丽英娇声说话，并且咯咯的笑。

李慕白半天的惊疑至今才完全释去，他才知道自从琉璃河与盟伯江南鹤见面，因自幼便与盟伯分离，如今盟伯已然髯发皆白，自己已不认得他老人家了，但是盟伯却还认识自己，自己身边的事，盟伯也全都知道。原以在自己杀死瘦弥陀黄骥北，投案入狱，绝食求死，俞秀莲与史静雯入狱援救，自己也决意不随他们逃走之时，盟伯便不忍坐视，才将自己由狱中挟救出来，安置在这

里。刚才盟伯所说这里的杨老伯，大概是盟伯的好友，也是一位江湖隐侠吧？现在盟伯既救自己出狱，自己当然不能再坚决求死了，可是以往的伤心事又怎能忘得了呢？又想起那夜俞秀莲冒险入监援救自己之时，那种侠胆柔情，着实可感，咳！这一件刻骨的相思，难偿的永恨，已然伤透了自己的心，以后还怎么能够强打起精神与一般世俗的人去争争扰扰呀？因此，李慕白的心中又是一阵颓靡，长叹了两声，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睡去。

此时已经夜深四更，在这个院子里，总共才四间草房，北房两个通间是江南鹤与这里的杨老头儿居住，南房两个单间，靠西边的屋里就是杨丽芳两位姑娘居住，东边屋里就李慕白一人躺在那里。夏季天亮得很快，所以四更才打过天色就已发晓。李慕白因为腹中感到饥饿，便再也睡不着了，睁眼一看，只见纸窗已发白，如同病人的脸一般颜色，窗外小鸟啾啾乱噪，可以知道这小院里的树木一定很多。再看墙上那盏油灯，还燃着豆子大小的灯芯。李慕白虽然胳膊上有力，自量还可以坐起身来或下地，但是身体却极不舒适，他忽然想起自己现在的身体所以这样的羸弱，并不全因为几日的饥饿所致，最大原因还是因为去年得的那场病，至今未好，并且这几个月以来的伤心事情，尤足以使病势增加，所以现在恐怕一两天是不能好的了！正自想着，忽听隔壁屋

里的那位姑娘又娇声地谈说起话来，再待了一会，只见屋门一开，那位丽芳小姑娘又进屋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进屋来就扫地。

李慕白心中觉得十分不安，便深深呼吸了一口气，笑着说：“小姑娘，你先不要扫地，我这就起来！”那丽芳小姑娘扭过头，瞧着李慕白，她惊讶地笑着说：“原来李大叔你醒了！你可千万别急着起来，我爷爷嘱咐我们说是至少得叫你歇三天，别累着，也别多吃东西，我姊姊现在正给你熬稀饭呢！”

李慕白叹口气说：“为我这样一个人到你家里，使你们这样的受累，我心里实在不安，而且，咳，大概小姑娘你也知道，我原是个犯罪的人，如若在你们家里住了，实在对你们有许多不好之处！”那丽芳小姑娘却摇了摇头，说：“不要紧，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人来，李大叔，你自管放心在我们这里住下吧，十天半个月绝不会有人知道的！”说完了，杨小姑娘就把地扫净，吹灭了墙上的灯，向李慕白微笑着说：“稀饭大概煮好了，我给你盛去，你等一等！”说完了这两句话，小姑娘就提着扫帚，笑颠颠地跑出屋去了。

这里李慕白就坐起身来，只听院中鸟鸣鹊叫之声更是噪耳，李慕白心想：此时俞秀莲姑娘想必还在德家住着，德啸峰此时一定正在那晓风残月之下，起解前行了。正想着，忽见房门又开了，那江南鹤老伙同着另一位老

人进到屋里。李慕白赶紧要站起身来行礼，江南鹤连忙摆手说：“你歇着，不要起来！”遂用手指着旁边那个老人说：“这就是你的杨伯父！”李慕白便坐在炕上抱拳，叫声杨伯父，同时注意去看这个姓杨的老头儿。

只见此人差不多也有六十多了，中等身材，十分羸瘦，穿着一身蓝布短衣裤，像是个庄稼人。左肩往下歪斜着，左腿也弯曲着，似乎是有着残疾。李慕白刚要向杨老伯道谢，并要说：自己若在这里多住，恐怕一旦风声走漏，又要连累府上，所以打算在此休养一半日便要离开。可是江南鹤却说了话，江南鹤指着杨老头儿说，“这杨老伯原是我三十多年的好朋友，他与你父亲虽未见过，但也是彼此慕名之交。现在你耐心在此休养，不可出屋，十天八天决不会出什么事情。你现在的饥饿不要紧，病也不要紧，只是你那些儿女私情，千万要断除净尽，听我的话，重新作一个有为的少年人。否则我是不会认你是我的盟侄了！”江南鹤老侠说到这里，似怀有愤怒之意，李慕白只是赧颜点着头答应，只听江南鹤又说，“我还有许多话要嘱咐你，但现在你仍需要休养，我也还有些没有办完的事，只好等过几天我再对你说吧！”说毕江南鹤老侠就转身出屋，杨老头儿也瘸着腿出去了。

李慕白本来觉着盟伯江南鹤的举止就有些奇怪，心想：他老人家在此还有什么事情未办完呢？又想那个杨老伯是更加奇怪，他左腿既有残疾，而且神情发呆，进